

連縣文史資料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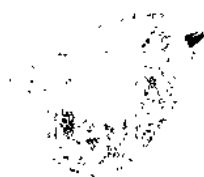


連縣
市

連縣
市

連縣文史資料

第一輯



政協連縣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前 言

连县位于广东省西北部，虽僻处山区，但自古是粤、湘、桂边陲的军事、商业重地，故自隋朝开皇十年以来，州郡之治，大多设置于此。连县在约一千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然而载入史册、见之方志的却为数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千百年来对于地方文史资料的搜集和撰写工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许多值得一提的人和可以一写的事，都在口头上流传一个时期之后便湮没无闻了；再就是由于兵灾匪患战乱等等原因，本来就不多的文字记载资料也多有散失和毁灭；不说遥远的隋唐五代，就说很近的清末民初，甚至大革命时期，连县不少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现在也已经不知其详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大量宝贵史料的湮没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和各种学术探讨方面的重大损失。古语云：“国无史无以明治乱，县无志无以明兴革”。修史和修志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而要修史和修志（尤其是要修得好些），除执笔者要具备一定的胆识外，更有赖于占有足够的资料。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书和志书。资料性书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正在于此。《连县文史资料》的创刊，目的之一，也正就是为修史修志者、学术研究者和乡土教材搜集者尽量多备一些资料。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文史资料》包括的内容极多，涉及的范围极广，要把刊物办好，就非广泛约请县内外各阶

层、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撰写资料、文章不为功，我们希望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对进一步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方面，也能尽一点力，起一点应有的作用。

再有，由于《连县文史资料》以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现代）史料为主要征集内容，资料中有许多是撰写者亲历、亲见、亲闻史实的记录，读者将可以具体而微地进一步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景。我们希望《连县文史资料》能成为我县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

《连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在连县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经过撰稿者、编者一番努力，现在与读者见面了。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党内外老一辈同志和热心文史工作的人士的关怀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历史资料年代久远，加之我们编辑的人力和水平所限，不可避免存在错误和遗漏，切望各界知情人士、广大读者给予批评、订正。

祝愿《连县文史资料》这一株刚破土的幼芽，在大家共同浇灌培育下，茁壮成长！

政协连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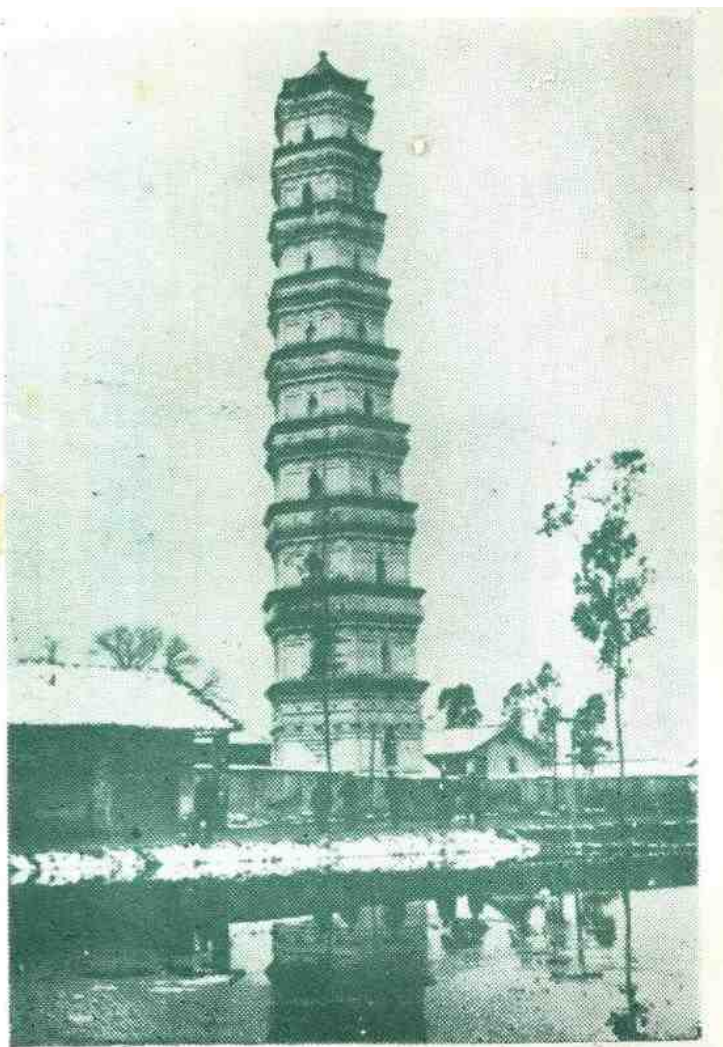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肖怀德、关照禧

连县印刷厂刷印

1985.8.22

古塔銀裝

王赤甫攝



连州慧光塔建于南北朝末泰始四年(468)，为我国现存较早期古塔之一。塔为斗拱檐平座砖塔，平面六角九层，高三十五公尺八十四公分，造型优美，空心可登。

44521/07

云涛九派碑刻

王东甫摄



韩文公宿龙宫滩诗

浩浩复汤汤
奔流疑激电
梦觉灯生晕
如何连晓语

滩声抑更扬
惊浪似浮霜
宵残雨送凉
一半是思乡

目 录

前言	政协连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连县沿革及其得名	谢健朝 (1)
我参加东陂武装起义的经过	肖怀德 (3)
红七军过连州	陈听环 (8)
文理学院和林砺儒在东陂	黄洪威 (14)
何春帆与连中	黄振乾 (20)
连州中学的八十年	何文丁 (22)
邓炎汉在连县民众教育馆	梁万里 (47)
我见到的李楚瀛	苗 田 (49)
宗教在连县的历史概况	张昌惠 (51)
连州火烧洋楼教案始末	关照禧 (57)
岳家军过连州	黄洪威 (64)
连江楞伽峡	谢健朝 (66)
连州、三江口、连山厅光复纪要	杨芝泉 (68)
辛亥革命时期连县见闻录	黄鼎勋 (73)
征稿启事	编辑部 (76)
照片：古塔银装	王东甫摄 (封二)
韩文公宿龙宫滩诗碑刻	王东甫摄 (封三)

连县沿革及其得名

谢健朝

连县，在禹贡属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属长沙郡，汉时属桂阳郡。三国时，吕蒙袭桂阳，归属吴国始兴郡。晋太康中（公元280—289年）随始兴郡归属广州。永嘉中（公元307—312年）属湘州。南北朝刘宋时由湘州分出，称小桂阳郡，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又称阳山郡。

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始置连州。大业初（公元605年）改熙平郡，辖桂阳、阳山、连山、宣乐、游安、熙平、武化、桂岭、开建九县。

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平萧铣〔注〕之乱，复为连州，属江南道。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连山郡，属岭南道。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连州，属湖南道，辖桂阳、阳山、连山三县。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改由广州管辖。

宋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属广南东路。

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升连州为路，属湖南道。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撤销路的建制，复称连州，辖连山、阳山二县，隶属英德府。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撤销州制，于是连州、阳山、连山合并称连山县，属韶州府。次年，又改称阳山县，属广州府。十四年（公元1381年），复置连州，辖连山、阳

山二县，仍属广州府。

清初沿用明制，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升为直隶州，辖连山、阳山二县，直隶广东布政司。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划出连山，连州只辖阳山县。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全国废州立县，连州改称连县，属岭南道。民国九年废道之后，连县直属广东省管辖。

1958年冬，连县、连南、连山和阳山四县合并为连阳各族自治县。1960年10月1日，划出阳山县，改称连州各族自治县。1961年10月15日，又划出连南、连山，复名连县至今。

连县历史悠久，其得名之由来，有史料记载，也有民间传说，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一、连州有黄连岭（今属连山县），盛产黄连，因而得名。二、连州山青水秀，连万山为一山，连众水为一水，因山川得名。三、连州盛产铅锡矿，古语“铅之未炼者曰连”，又说“铅锡璞名曰连”，因矿产得名。四、连州山岭延绵，河流环绕，但交通阻塞，人们渴望车船畅通（车船结合，意为“连”字），因意愿得名。

注：萧铣（公元583—621年）后梁宣帝曾孙。隋末任罗县（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巴陵（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起兵，他被推为主帅。五日内得数万人，自称梁王，年号鸣凤。次年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游等地，有兵四十万。后兵败降唐，被杀于长安。

我参加东陂武装起义的经过

肖怀德

1945年秋，广州光复后不久，我到了广州。我和民盟南方总支负责人李章达同志见过几次面。他把当时的国内形势分析得很深刻，令我十分心折。他指出内战将不可避免，粤北地区一定会成为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他说：“你与其在广州找工作，还不如返粤北协助中共做点开辟游击区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样对革命更有贡献。”我立即表示接受他的建议。接着对我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认定我有条件争取当上连州中学校长。他表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他还问我：“你回去连县当校长，能有办法和中共取得联系么？”我答道：

“有办法。”他高兴地说：“那就好极了。”于是分头进行活动。不久，事情成功了。我向他辞行，他吩咐我说：“以后务须多反映情况。我可以介绍些教师给你。你放心干吧！”

我回到连县，邓炎汉同志（中共党员）与我经常联系。他是我的中大同学，又是交情很深的老友。他把陈守钧、何之光、容文序等（中共党员）介绍到连中任教，他本人还担任连中的总务主任。学校许多事情，我都和他商量过后才作出决定。我每次公差外出，校长职务都由他代理。

1948年1月18日，连县人民在中共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

义。起义半年前，肖少麟、黄孟洁等同志都已回来连县，建立领导机构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大约是47年10月中旬，吴循儒同志拿着肖少麟同志的亲笔函到连中来和我秘密会见。他对我说：“我们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即将完成。请你考虑两种做法：第一，为你的安全计，我们认为，你必须从速离开连县到香港去，免得反动政府加害于你；第二，如果你不愿出走香港，我们欢迎你参加起义。”当时我想：我在日本投降前夕曾远从梅县冒险到英德找黄桐华介绍加入游击队，这件事是少麟早就知道的；现在连县要搞武装起义，他一定知道我愿意参加的，因此，我坚决回答说：“我一定要去参加起义。”

起义地点是距县城八十华里的丰阳一带，那是我的家乡所在地，我很想在起义前抽身返乡一行，一来向少麟同志汇报县里情况，二来也看看有什么具体工作要我效力。但要考虑的是：我平日绝少回乡，现在，以什么借口下去好呢？恰好有一天，省督学张逢瑞到连州中学视察。我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你来了连县，我带你四处去游游，散散心，好不好？”经我多方劝说，他动了心，于是决定第三天到东陂去。我先派学校事务员吴立善（共产党员）回乡与少麟同志联系，又派胡邦亮（进步青年）回东陂与粮商接头，扬言连中经费困难，我要回乡卖谷筹款，借以掩人耳目。此外，我还向县长黄麟玉说明我要返乡一行。他说：“迟一两天同我一起去东陂不更方便么？”我心里想：他去东陂有什么事呢？我必须提高警惕！我回答他说：“省督学要赶快回到省里去，不能稽延时日。”

我按原定日期，和省督学坐轿到了东陂，假意在西溪中学视察一番。当日下午四时赶到湖江头村。我先去见了少麟

同志，在吩咐过当地小学校长胡常誉接待省督学之后，才和少麟同志进行密谈。少麟说：“我们查悉：反动政府对我们发动起义已有所觉察，在湖南交通线上的自卫中队前天调走了。我们已决定今天入夜就让起义部队在本村集合，连夜行军到三水瑶区去。你认为怎样？”我答：“我当然跟随你们去。不过，那个同来的省督学怎么发落呢？”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用“劫持”的办法把督学和我都劫往三水去。当晚被“劫持”在云雾洞村住下时，省督学惊慌万状，频频问我：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当两天后宣布释放他时，他又问我：“为什么你不一同回去？”少麟同志告诉他说：“这里暂时需要他，他不能同你一起走。”后来我们获悉：省督学回到县城，官方问起他肖怀德是否有份搞“叛乱”时，他说：“看来很似，但又有点不象。”其实，反动政府正无需听凭他的汇报，早在他回来之前，已把我的妻胡宜波和总务主任邓炎汉逮捕了。

在起义部队里，我被任命为抗征大队长。我不懂军事，也不大了解各方面情况，本是不能胜任此职的。然而，对组织的命令，我只能服从。我想，只要我坚定，只要我积极工作，要我干的事多的是。我所感到惭愧的，不是工作能力的问题，而是行军时成了同志们的累赘，因为每次行军，特别是在夜间，上山下山，过桥过河，战友们总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总要来帮助和扶持我。不过，我在感到惭愧之外，却又觉得自己能和战友们一起战斗和得到革命大家庭的爱护和温暖，则又是无比幸福快乐的。

有一天，我们去攻打丰阳粮仓，和敌人隔河对战。敌人机枪弹不停地打来。我看见吴年等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背着一捆茅草，去烧粮仓的大门。他们那种不顾生死的战斗精

神，深深地感动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定。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山上独户人家去休息和煮饭。天未亮我们就转移了。第二天清晨，反动军队来“围剿”，扑了个空。他们把屋主廖新和他的长子廖加禾抓去，严刑审讯，廖新父子坚决不肯吐露有关我们的一星半点情况。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可靠的！群众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我们举行起义时有战士三百几十人，而且人手一枪，加上星子方面也同时举行了起义，这就不但震动了连县，而且使得全省瞩目。

我们起义后，反动政府又恨又惊慌。他们一边加紧“进剿”，一边进行诱降和胁迫战士家属入山瓦解军心。原夏湟乡乡长黄钦怡，他家是个财主。当初曾率领乡公所武装参加起义，仅仅是依从了我们一时的鼓动，所以在上山以后，思想一直动摇不安。后来，他带着他的部下向敌人投降了。我们派去他那个中队的干部，无法防范事变；我们的部队和他们相隔几个山头，也来不及制止他们。这件事实在扰乱军心。在旧历年关临近时，不少战士思家。有一次，一个守夜的哨兵竟然放下枪支逃跑了。这些都使得部队的巩固工作更加困难。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部队的主要干部开会研究紧急措施，当即决定：肖少麟、黄振、吴年和黄标等同志撤离连县，其他同志暂时回家潜伏，以待时机。我呢？组织上要我在山区留下来，还安排叶积存同志（中共党员）跟随在我身边。后来，我和叶同志得到群众的协助和支持，隐蔽得很好。这时候，虽然每次转移地点都在夜间行动，但我已不象起义初时那样行军常要战友扶持，而是跋山涉水都能独立自为了。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战斗锻炼，我的意志更坚强，而身

体也变得硬朗多了。

起义遭受到很大挫折后，不少同志转移到广宁去了。1948年冬，广宁的部队开来连县，在县内几个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丰阳这个地方，由于我们曾在那里起义，作过战，干过工作，有群众基础，有政治影响，这时候开展游击战争，声威更壮，实力也很强，部队曾推进到兰山那边去。可惜我和叶同志在两个月前已接得通知转移到兰山，并由肖禄才同志派人护送我到长沙。我与陈守钧同志联系上，他把我安排在私立求信会计学校当教务员。1948年12月27日，陈守钧同志派人护送我乘火车往广州。这位护送同志沿途很细心照料我，我心里很感激他。12月29日我安抵香港，按组织的指示，到汉华中学去见黄志民同志。他殷勤接待了我。得他的帮助，我见到了好几位民主人士。后来我见到张其光同志（他与我在连州中学共过事，对我有较深了解），他带我去谒见华商报社负责人饶彰风同志。饶同志当场决定要我到该报社所办的晚报当编辑。1949年5月，党号召在港知识分子到东江解放区学习城市接管政策。同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们一大批人随军入城，我和许多人被派去参加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

红七军过连州史实纪闻

陈听环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百色起义时诞生。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东征西讨，威震西南。一九三〇年秋，根据革命形势需要，部队决定向江西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出师后，沙场百日，行程三千，全军官兵凭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战胜敌人的围追堵击，克服缺衣少食的严重困难，寒而不慄，饥而不馁，过关斩将，勇往直前。这是一支叫敌人胆寒的钢铁队伍。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以邓斌（小平）为政委、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总指挥的红七军，从湖南江华翻越过老苗山，进抵粤桂湘边陲重镇桂岭墟。休整两天后，便东出鹰扬关向广东进发。连县人民的优秀儿子冯达飞，当时是这支队伍的光荣成员。桂岭整编前，他是该军第五十八团团长。

红七军进军粤北的消息传到连州，连县县长叶日嵩坐卧不安，一面驰电广州请求救援，一面指使他的儿子叶秋怡带领爪牙四处造谣，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小孩都要过刀”，进而胁迫群众“逃难”，妄图在红军压境之日，遮其耳目，断其粮草，置红军于寸步难行之地。

一月十九日，红七军从竹市进入连县境界，同日上午通

过清水、石马，下午过临江桥进入东陂墟。冯达飞同志的家乡，第一次迎来了红军。

但是，东陂已是一个空镇，看不见群众，找不到商会人员，连冯达飞同志的爱侣陈淑顺也已不知去向，面对敌人的封锁，红七军决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冯达飞是当地人，主动承担了“打破封锁”的突击任务。

冯在东陂镇郊区，找到了好友谭荣胜。由于谭妻“坐月子”，夫妻俩没有走远。谭是冯达飞的邻居，和冯从小亲如兄弟。一九二八年冯留家隐蔽期间，两人过从尤密。一九二九年初秋，当组织上通知冯去南宁时，谭和冯的另一好友关佐景都曾准备同去参加革命，只因行期匆促未有实现。现在好友重逢，格外高兴。于是“文孝（达飞）回来了”的消息，迅速送进深山密林。对共产党，东陂人是陌生的，但对冯文孝，却十分熟悉，文孝是在乡里出生成长，自幼品学兼优，留学回来后，更是忧乡亲之忧，急乡亲之急，深得乡亲们的喜爱和信赖。当乡亲们获悉红七军是文孝所在的部队，便不再相信谣言，纷纷回到了东陂。商会人员也被叫了回来。部队的粮食给养问题得到了解决。

开过晚饭，冯达飞和几位首长走门串户，访贫问苦，广大指战员则走上街头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于是东陂人民增进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部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红七军进入广东的第一天，赢得了“反封锁”的伟大胜利。

从东陂到连州，行程不足三十公里，部队原可从东陂直下县城，但总部决定：东进星子。二十日下午四时许，抵达星子近郊四甲村，到得村前，只见两个中年人举起“欢迎红军”的横额，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原来，当星子街头一片慌